

## 陶渊明农事诗初探

何晓云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在中国文学史上,农事诗最早出现于《诗经》,此后千余年罕见农事诗。很多文人受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的影响,一般都鄙视农事及其劳动者。直至魏晋陶渊明,他歌咏农村的风貌,描写农民的艰苦生活,以自我躬耕实践、情感体验表达了对农业的热爱与重视,其农事诗的历史地位备受重视。

[关键词] 陶渊明;农事诗;躬耕;内容;贡献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23(2013)06-0019-03 [收稿日期] 2013-04-13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然而纵观我国诗歌领域,反映农家生活的诗篇却很罕见,除《诗经》十一首农事诗外,只有退隐后躬耕陇亩的陶渊明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农事诗。陶渊明以自身的行为去践行自己的理想,是一个实实在在秉耒荷锄的农民诗人。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希望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无奈异常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黑暗污浊的现实使其崇高的理想难以实现,最后在老庄思想和隐逸之风的影响下辞官归隐,躬耕陇亩。陶渊明取《诗经》之精华,选日常生活之意象,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平淡清纯的风格,抒写了农村生活和自然情趣,谱写出农事诗最辉煌乐章。

## 一、农事诗的承继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古代先民们祭祀的目的就是祈求农业丰收,以保社稷永存,他们以神圣的形式、虔诚的态度表达了对农业的重视,因此,《诗经》首唱农事歌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封建社会建立了起来,农业虽受重视,重农贵粟也被提倡,但专一描写农事的诗篇却少之又少。汉魏之后,陶渊明重视农事并吟咏之:“哲人伊何,时为后稷。……顾尔俦列,能不怀愧。”(《劝农》)陶渊明认为农业生产是世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并举出舜、禹躬耕的例子,对他们的事迹加以歌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勤恳恳去劳动就会有收获,就能摆脱饥饿的窘境。“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覆。”作者又通过孔子批评樊须、董仲舒强调读书“三年不窥园”的事迹,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农业的重视。“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稻》)诗人认为务农很重要,“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稻》)远古沮溺隐耕的心怀与诗人息息相通,不因时空而淡漠、消失,并希望自己

也能长此以往,亲身躬耕田园,感受稻之香、劳之乐。“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亲自经营农田,努力耕作,自给衣食,这种内心深处的愿望也就不会破灭,自己的努力也就不会白费。诗人弃官归隐以农业劳动为谋生手段,因此他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的都是农业劳动,农业于诗人不仅是生存之需,更是精神依托。如果说《诗经》更多的是从国计的角度重视农业的话,陶渊明则更多的是从民生的角度来谈农业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来说,国计与民生是一脉相通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sup>[1]</sup>。

## 二、陶渊明农事诗的主要内容

黑暗污浊的官场使陶渊明济世的抱负破灭了,然而清新自然、充满泥土香气的田园是迎接他的,诗人如一个赤子展开双臂与丘山融为一体。在那里他尽情地呼吸、生活,没有任何约束,身心倍感悠闲自在。从黑暗的官场走向清新的农村,从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痛苦中走向安宁祥和的田园,作为一个秉耒荷锄的农人,作为一个不受羁绊的诗人,陶渊明用自己的身心体验、情感意绪歌颂了亲切可爱的农村生活、田园风光。

## (一)清新恬淡的农村风光

如果能以自己的性情去生活,而又不违反任何规章制度,那么这样的生活是最惬意不过的了。“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守拙与适俗,田园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诗人点化后都变得诗意盎然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sup>[2]</sup>。较之黑暗污浊的官场,这是多么幽美宁静的一幅乡村图画,而且更难得的是诗人拥有了宁静致远的心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作者简介] 何晓云(1986-),女,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饮酒》其五)没有尔虞我诈的争斗,没有谄佞献媚的丑态,没有任何世俗的干扰,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吗?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世俗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一抬头,心与南山悠然相融。山气日夕,飞鸟归还,这一切都构成了无与伦比的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诗人与大自然相生共语,心境恬淡和悦,身心舒畅自如,这便是他理想的家园。“春秫做美酒,酒熟吾自酌。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在官场,整日都是勾心斗角,此波未平一波又起,焦头烂额,耳提面命,何得诗人葛巾漉酒、亲自酿制、弱子戏侧的天伦之乐呢?唯有在农村才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才能保全自己的人格,发展自我的个性,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 (二)赤诚淳朴的农业耕作

诗人既然选择了躬耕,因此只有热爱劳动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也只有热爱劳动才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地道农人的得与失、辛酸与愉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诗人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辛勤劳作于南山下,再多的苦和累都不足畏惧,只希望自己的付出能有回报,这和任何一个诚于务农的农人的理想是一致的。“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长恐霜散至,零落同草莽。”庄稼的生长不仅需要农人的付出,还得靠天,霜散至就会颗粒无收,温饱都是问题。移居南亩,交往的不再是豪门贵族,而是淳朴、热情的乡亲。“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远离了险恶的政事,诗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和乡亲聊天,不用伪装,不用奉承。“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常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傍晚时分,结伴而归,诗人与乡亲们喝酒解乏,掩门长叹,无所拘束,乐在其中。身边更有那些“素心人”,“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弃官归隐并没有改变诗人谈史论文的爱好的,与志同道合之人听曲畅谈,欣赏奇文,一切都是那么率真、逍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人生难得有知己,在朋友面前不必为五斗米折腰,登楼赋诗,有酒盈樽,言笑无厌。通过劳动,诗人与农民交往日深,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农村给了陶渊明呼吸的空气,乡亲保全了他的人格,朋友让他独一无二的个性有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 (三)艰难困苦农村生活

归耕之初,“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归去来兮辞》)可见生活尚好,也因为刚

刚脱离官场的牢笼,诗人满怀欣喜写下了上面悠闲自在的诗篇。然而后来遭遇了丧母、火灾、灾荒、战乱,生活越来越艰难,诗人并没有因为这种种天灾人祸再度出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他追慕古圣贤之遗风,忧道不忧贫,坚持在农村劳动,抚慰受伤的心灵,守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林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和刘柴桑》)战乱后破败不堪的农村,景象凄惨,不堪目睹。除了战乱,还有天灾。“炎火屡焚如,螟蛾恣田中。”(《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旱灾使害虫更加肆无忌惮。“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水灾导致收成剧减。“良日长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早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饥寒交迫,度日如年,今夕盼着明朝,农民的贫穷疾苦可见一斑。诗人对农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竟抢固穷节,饥寒抢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其十六)生活极端贫困,饥寒交织,哪里是归宿,哪里有一片祥和的乐土呢?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必然会有无数的苦难。尤其是诗人,他们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是社会苦痛最忠诚的承担者,一己之忧与天下之忧都郁结心中<sup>[3]</sup>。陶渊明的生活尚且如此,农村普通百姓的生活便可想而知了,他们枯瘦如柴,衣衫褴褛,结伴而行,但他们能去哪儿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不就是当时农村景况的真实写照吗?

### 三、陶渊明农事诗的贡献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犹如寂静天籁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诗歌深入人心,而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诗人那充满泥土气息、鸟语花香的田园诗。其田园诗除了描写自然风光外,对农事的描写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和贡献,使我国远古农事诗歌得以再现与继续,而且更具魅力。

首先,诗人将自己的情感意绪注入农事诗。无论是古代的农事歌谣,还是大量以农事入诗的《诗经》,都反映了大规模奴隶集体劳动的情景<sup>[4]</sup>,描写的或是热闹的劳动场面,或是艰难的被奴役的人们的困苦心声,没有个人的情感体验,从中我们看不到创作主体及其意识。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中葛天氏之民操牛尾,投足以歌的民谣,完全就是以观赏者、旁

观者的角度来写的;《诗经·豳风·七月》中描写的是农夫一年四季为剥削者辛勤劳动:耕种、养织、狩猎、酿酒、造房,而自身却过着“穹窒熏鼠,塞向瑾户”、“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悲惨生活,没有人生自由,“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悲惨命运。作者假托农夫之口叙述的一个个劳动场景,也只是客观的叙述。再如《诗经·周南·采芣苢》中妇女采摘芣苢的活动场景,仅仅用几个动词贯穿采摘的整个过程,反映的是她们在劳动中的欢愉之情。按照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这首诗并非出自妇人之手,而且诗人自己也没有出现。而陶渊明的农事诗歌不仅有创作主体,而且情感意绪溢于言表。“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个“相”字,一个“共”字便将诗人与邻里乡亲一起守拙田园的情景再现了出来。诗人以自己长期的躬耕实践与情感体验描绘了一幅幅陇亩之景,真切感人,更能吸引我们吟咏传诵,实非以往农事诗能比。

其次,陶渊明不仅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而且赞美劳动;不仅同农民来往,而且同他们建立了一定的感情,这是他与同时代以及后来的田园诗人的不同之处。文学史上将陶渊明和谢灵运并称为“陶谢”,但他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们都是生活在乱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政治上不得志而隐居田园。然而谢灵运远离人民,而且蔑视劳动。“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斋中读书》)这种对人生持虚无主义而又轻视劳动的态度与陶渊明“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的态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sup>[5]</sup>!同是以归隐田园为理想人生,陶渊明是用躬耕陇亩的行为去实践,而王维、孟浩然等诗人则多是做精神的体验。“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雉鸣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间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他们或布衣蓑笠,烟雨扁舟江上;或优游林泉,徜徉在阡陌村边。他们就是这样伫足远望,对田园生活进行

旁观幽赏,即使这样,他们依然钟情于躬耕,钟情于劳作,甚至在想象的田园生活中,他们同样也能感受到那种自然闲适的生活情调,而且欲置身其中,乐而忘返。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类诗人也是田园的耕耘者,但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田园最会意的欣赏者,是理想的耕耘者,或者说是耕耘理想的精神体验者<sup>[6]</sup>。唐代诗人储光羲和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反映当时农村生活现实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他们的诗歌表现出的生活实感却不如陶诗,因为他们没有参加农业劳动,所以他们对于田园生活的描写往往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陶渊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归田后更以老农自诩,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耕生活,因而他的田园诗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生活是他的创作源泉<sup>[7]</sup>。

陶渊明的农事诗不仅凝聚了《诗经》“劳者歌其事”的真情实感,而且倾注了诗人对人生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陶渊明不仅同劳动人民有来往,而且还同情劳动人民,其作品不仅反映了人民的爱与憎,还描绘了人民的理想。随着对农村的了解逐渐增多,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寓于日常生活景象中,情景交融,物我合一,因而其诗显得十分自如、自然,且韵味无穷。

#### [参 考 文 献]

- [1] 范学新. 陶渊明田园诗与《诗经》农事诗之承传——《诗经》与陶渊明之渊源关系探讨(二)[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3, (6).
- [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3] 何梅琴. 诗歌·陶渊明·酒[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7, (1).
- [4] 钟优民. 陶渊明论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5] 吴云. 陶渊明论稿[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6] 侯敏. 隐者耕·耘者歌·唱者——田园诗人的文化心理透视[J]. 北方论丛, 1999, (6).
- [7] 刘济远. 陶渊明田园诗的审美理想——论陶渊明田园诗的个性特色[J].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1, (1).

[责任编辑:武学志]